也許並不耀眼

小時候曾讀過一個繪本，名叫《你很特別》。

在故事裡，每位稱作微美克人的木頭人，每天都在做同一件事情：替漂亮、優秀的同伴貼上金星貼紙；反之，那些笨拙、犯錯的，則被貼上灰點貼紙。久而久之，木頭人們開始相信，那些貼在身上的標籤，就是自己的模樣。

曾經的我就像是故事中的主角胖哥，渾身都是揮之不去的灰點。由於害怕出門後會被貼上新的標籤，以及擔心他人異樣的眼光。我漸漸地不敢出門，也不敢再輕易靠近其他人。那份對灰點的恐懼，一度讓我的生活被迫按下了暫停鍵。在那樣滿身都是被世界與自己貼上灰點的日子裡，我甚至在心中暗自懷疑：

「祂是不是在造我的時候失誤了？」

後來，我重新回到校園中。在大一的宗教哲學課堂上，意外再次聽見了《你很特別》的故事。當故事走到結尾，那創造所有木頭人的木匠伊萊對胖哥說：

「你很特別。因為你是我造的，我不會失誤。」

坐在台下的我悄悄紅了眼眶。一直以來，我都認為自己必須先成為一個夠好的人，才配得被愛。卻沒想過在祂的眼中，我竟早已是最美好的創造。那句話接住過去滿身灰點的我，讓我相信，也許這一次生活真的可以變得不一樣。

重返校園後的我，一開始生活也確實過得風生水起。沒有大學新生的稚嫩，我很清楚自己想要追求的事物。心無旁騖的我拿出百分之兩百的力氣在與學業搏鬥，不隨意缺席，把每一份作業都逼到極致。而那些努力也都不虧待我，一一反映在我的表現上。亮眼的成績、近乎全勤的出席率、師長的讚賞，就像一顆又一顆耀眼的金星貼紙，迅速貼滿了我的身體。

我也開始有點迷戀這樣的自己。

每晚，我都會在鏡子前，一邊欣賞著閃閃發光的自己，一邊回想過去滿身灰點、害怕走在街上的模樣。心中暗自竊喜：當身上的貼紙換了，世界看我的目光也跟著變了！於是，我貪婪地開始將自我價值完全建立在這些金星身上。卻忘了故事裡還有一個人，那位真正自由的女孩露西亞。她身上沒有任何貼紙，不僅灰點貼不了她，連金星也是黏不住。

「現在這些還不夠。」
「明天我要得到更多。」
「既然已經能做到這些，就應該能再做更多。」

走火入魔的我，開始習慣用下一顆金星苛求現在的自己，對自己設下很多不合理的要求。

直到升上大二。生活的無力感毫無預警地再次襲來，同時課業也不再得心應手，金星開始變得得來不易。隨之而來下滑的成績、壓線繳交的作業與不再完美的出席率，都被我當作灰點，毫不客氣地重新往自己身上貼。

起初，我還想著靠賺取更多金星來遮蓋灰點。於是，即使力氣所剩無幾，我依然會硬撐著進到教室，努力維持那個認真好學生的模樣。但每一次的逞強，都讓回到家的我背負更多自我檢討的痛苦。漸漸地，甚至連基本的生活能力，也因著我忙碌於為自己貼上灰點貼紙而失去了秩序。

偏偏我所就讀的科系，上課方式又非單方面的接收資訊，而是需要帶著自己的想法和作品，與老師討論、推進。可是生活早已變調的我，根本什麼都拿不出來，因此坐在教室裡的每一秒，對我來說都很煎熬。

「你們平常都在忙什麼？」
「你們要學習規劃時間。」

老師對著全班的提醒，其他同學有沒有聽進去，我無從得知，但我倒是一字不漏地拿來鞭策自己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照樣拖著疲憊的身體進到教室。也許是察覺我的異狀，老師出於關心地對我說：

「大一的時候，我覺得你是個很認真的學生，但大二教了你之後，發現和我想像的有些落差。」

那一刻，即便知道老師並無惡意，其餘的話我卻再也聽不進去了。因為此刻貼到我身上的，正是我最恐懼的那張灰點貼紙—來自老師、名為「墮落」的標記。

不服輸的我立刻想要反擊。我想要證明給所有人看，證明老師過去沒有看錯，證明我依然是那滿身金星的好學生。然而，這看似正向的念頭，實則卻將我推向更深的深淵。連基本生活能力都難以自理的我，根本無力去追逐下一顆金星。

從此之後，我像著了魔似的，白天上課時，只要沒有獲得金星，就往自己身上貼灰點；夜晚時，一邊算著今天又貼了幾顆灰點，一邊加倍地往身上貼上更多。甚至在睡夢中，我都還在為自己貼上灰點貼紙。日復一日，承受不住的我，眼看著生活即將再次被迫暫停。我不甘心地努力想要掙脫，但身體早已被灰點淹沒得動彈不得。

然而，就在那幾乎窒息的深夜裡，木匠伊萊悄悄地走進了我凌亂的房間。

祂什麼也沒有說，只是輕輕地在我身邊坐下。等著急的我向祂數算完期末前該面對的一切，祂才平靜、溫柔地問了我一個刺耳的問題：

「你是真的做不到，還是你只是無法接受結果可能不再耀眼？」

長長的沉默後，我小聲地向祂說出那個心裡一直清楚卻不願面對的答案：

「我可以，只是可能不完美。」

聽到回應後的祂什麼也沒說，只是笑著看著我。而我卻從祂的眼神中明白：一直以來折磨我的從來不是世界的眼光，也不是老師的評價，而是那個過度苛求完美的自己。

正當我又要以此為由為自己貼上灰點貼紙時，木匠溫柔的握住了我那拿著貼紙的手，對我說：

「你很特別，因為你是我造的，我不會失誤。」

那一刻我明白了，這學期我若想要走完，我需要的不再是任何的貼紙，而是讓祂陪我一起走。

那天起，生活沒有因此奇蹟般地立刻好轉。我依然會覺得累、依然會自我懷疑、依然會在許多的夜裡覺得自己寸步難行。但我開始能學習在無力時接納自己的有限，交出不完美的作品，接受不漂亮的成績，我不再著急著用亮眼的表現去填補別人眼中的落差。

學期結束時，當我看著那張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成績單，雖然仍有些失落，但我不再焦慮地替上面的數字換算金星與灰點。因為我知道它只是一張成績單，不是我的價值，更不是木匠看我的方式。

此刻的我明白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成為一個永不犯錯的人，也不是成為一個滿身金星的資優生。而是像露西亞一樣，任由讚美與非議掠過身旁，一顆也不黏在身上。因為在所有標籤之前，我早已是祂全心全意、美好的創造。祂不會失誤，而我無須用任何貼紙去證明。